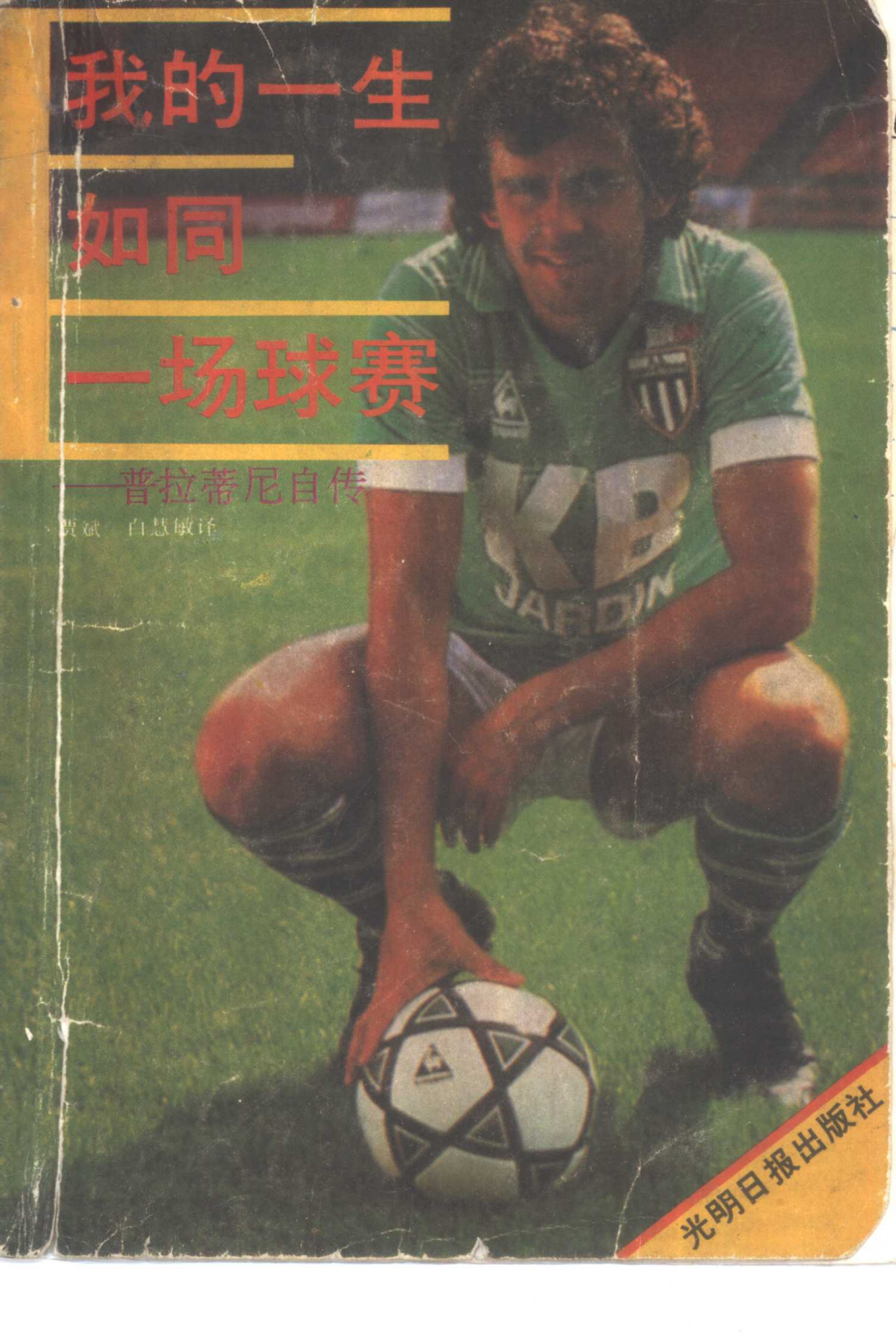


我的一生 如同 一场球赛

——普拉蒂尼自传

贾斌 白慧敏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普拉蒂尼自传

我的一生 如同一场球赛

贾斌 白慧敏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的一生如同一场球赛

普拉蒂尼自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50 千字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 198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1— 10,500 册

定价: 2.05 元

ISBN 7—80014—293—0 / G · 078

目录

1.	告别足坛	1
2.	首次成为职业队员	7
3.	我的童年	15
4.	选择的时刻	20
5.	一名新的法国国家队员	25
6.	胜利的马赛曲	35
7.	法国队出师不利	42
8.	法国队与阿根廷队之战	48
9.	一次严重的摔伤	57
10.	别了，南锡俱乐部!	65
11.	全法国都在争夺的人	71
12.	我进入圣艾蒂安俱乐部	78
13.	欧洲的教训	84
14.	圣艾蒂安体育场成了一座鬼门关	91
15.	足球运动员的身价	100
16.	在汉堡的巨大胜利	107
17.	我们在伊普斯威奇惨遭失败	114
18.	巴黎球场上的嘘叫声	121

19.	专机朝都灵飞去	128
20.	“巴黎竞赛”画报的盛大节日	138
21.	去西班牙的通行证	144
22.	在西班牙世界杯比赛中	149
23.	塞维利亚市可怕的日子	154
24.	转队到意大利	161
25.	艰难的开端	167
26.	在欧洲大赛中受挫	173
27.	“普拉蒂尼，加油！”	180
28.	法国夺得欧洲锦标赛冠军	186
29.	荣誉勋章与第二个“金球奖”	192
30.	海泽尔的惨剧	198
31.	尤文图斯队，我离不开你	205
32.	“我亲爱的墨西哥”	213
33.	在墨西哥大失所望	216
34.	普拉蒂尼的最后时日	224
35.	生活并没有终结	227
36.	我要为反对吸毒而斗争	231
37.	“普拉蒂尼，你的秘密在哪里？”	237

告别足坛

1987年5月17日，我的职业足球生涯结束了。当时我32岁。

这一天，尤文图斯队与将要降为乙级队的布雷西亚队进行比赛。这是意大利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的最后一场球。有马拉多纳参加的那不勒斯队积分领先，已经稳拿意大利的冠军称号。都灵市体育场上有3万多球迷赶来观看比赛。天空中乌云滚滚，雨在不停地下着。

看台上，支持我的球迷们打着长条横幅，上面写着他们表示对我怀念的标语；“你走了该多么使人伤心！”“普拉蒂尼，我们喜欢你！”还有的干脆写着“普拉蒂尼，谢谢你！”此刻，意大利的著名电影导演艾托·斯柯拉正在法国的戛纳电影节上取得成功，罗马的好莱坞西奈西塔也正在庆祝它诞生50周年。可是在都灵，这不是在排电影，我不是在演出离别的戏。我是在真正地告别，很凄凉地告别。这是一个以踢足球为职业的人最后一次履行职务。

我已经踢了几乎整整15年足球。在我足球生涯的最后时刻，我穿过通往更衣室的小门告别了场地。过去，我正是

通过这个小门上场而取得一个个辉煌胜利的。今天，这里浸泡着雨水。几十名坚定的支持者站在一旁为我最后一次鼓掌。一个球迷跑过来送我一件皮埃蒙特地区的礼物。他说：“我希望你带着它离开都灵”。从更衣室出来，我用球衣包好这件小玩意儿。在运动员停车处，我的菲亚特牌汽车整齐地停放着。我发动起车子，朝着菲拉德尔法大街开去。我的家人在等着我。想起5年前，我也是从这条街上首次来到这里。那时车上还有波兰的著名球员博涅克和我们的家属。5年过去了，桥下的水也涨多了。这水像今天的雨一样在浸透着一切。如果我想入非非，我会说这是上帝掉下了眼泪。但是，我没有想入非非。我清楚地知道，谁都不该真的为我落泪。

菲拉德尔法大街在我眼前展宽。好了，我真的离开了这座圣堂。5年来，我是这里身着闪光服饰的上帝。即使在昏暗的角落、在阴郁的时刻、在雷雨施虐于我头顶的时候，我都在发着光。市体育场的水泥墙已在我的背后。那上面还涂着口号，有的是支持者写的“普拉蒂尼，加油！”，有的是反对者写的“普拉蒂尼，法国杂种！”。“普拉蒂尼，法国杂种！”是都灵队的支持者们写的，表示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在都灵市称王称霸。尤文图斯队是都灵队的主要对手。记得我们两个队比赛的那些晚上，我的名字总被写到墙上。雨水与时间将会把它从墙上冲洗掉，但是不会从我为之踢球的人的心中冲洗掉。

我们以3比2胜了布雷西亚队。比赛后，我站在淋浴室的喷头下，人们蜂拥在浴室的门前。其中不少人为了挤进更衣室而宁愿受罚，为的是看看尤文图斯队的圣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站在更衣室的衣橱前了。衣橱上面还用金属字写

着“米舍尔·普拉蒂尼”的名字。若是别人，可能会痛哭起来，我也会哭。但是我尽量去想贝利、利瓦、玛佐拉、利维拉、克鲁伊夫、贝肯鲍尔这些长者们，这些我热爱的前辈。现在，我也许与你们同命运了。盛名之下，喝采声之后，只剩下孑然一身。这是我们共同的孤独。过去，我同你们分享了一切胜利，我们都曾获得过奖杯、冠军杯、金球奖等。而今，我与你们一样处于孤独之中：一个曾做过15年足球运动员的人的孤独。一个最后一次脱掉运动员制服的人的孤独。

人们一定会对我父亲没来观看比赛议论纷纷。本来大家都说他会来，但他还是决定留在洛林。我的妻子克里丝黛尔和我们的孩子们都来了。有人也会对伊达尔戈的缺席发表议论，甚至还会骂他忘恩负义。的确，他担任法国队教练的7年中所取得的累累战果，难道不该归功于一个叫米舍尔·普拉蒂尼的队员的杰出表现吗？伊达尔戈曾说过他要来，但他悄悄留在了马赛。可是，我的经纪人热内斯塔正是从马赛乘私人飞机来到这里的。飞机里还空空荡荡。那他为什么没来？这是不是因为对马赛的奥林匹克队急迫而恳切地要我转到他们那里，我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的缘故呢？伊达尔戈在那个队里有很大的发言权。

也会有人提起伊达尔戈的主要继任人。法国队现任教练昂利没有来。一些人会发问：没有普拉蒂尼他该怎么办？足球犹如地球一样是圆的，没有我也照样转动。有人会讲起我的最好伙伴、我们队的一位最佳进球手巴蒂兹东没有来。波尔多队的“巴西人”蒂加纳也没有来。莫非他们讲给我听的那些友好的话都是表面应酬？我不愿这样想。吉莱斯、费尔南代兹都没有来，我和他们曾怀有过共同的理想，也一起遭

遇过失望。这些人没有来。本来今晚他们只需乘1个小时飞机，就会来到我身边。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他们明年春天在“普拉蒂尼告别足球赛”中都会坐在主席台上或出现在球场上。此外，贝利、利瓦、克鲁伊夫等人都在我之前迈进孤独的大门。今晚，我也愿意与他们一样。自然，有人会说：“是的，他们会参加‘普拉蒂尼告别足球赛’，但是做为朋友、做为忠实的伙伴，他们今晚理应坐到都灵市体育场的看台上来。这不单是为了荣誉，更多的是为了友谊。”

整个比赛过程中，我不断地张望体育场上的时钟，心里感到多么揪心！我何尝不想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踢进一个球，踢进最后一个球！当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锋线的时候，我曾祈祷上帝赐我良机。我还要说，当奏完国歌、观众呼喊之后，没人再召我回场，没人要我绕场一周，这使我很伤心。我只好低着头，步履艰难地走进通往更衣室的通道。摄影记者们的镜头都对着我。你可以想到：普拉蒂尼最后一次穿着运动衫，这总算个事件。此刻，也只有在此刻，我转过身来，朝向观众，举起了双手。随后我两眼模糊，消失在水泥通道中。整个晚上，我的情绪都给破坏。对我的退役有人表示遗憾，也有人提出建议。说遗憾，是有人告我，我本可再多踢一年球。而建议则来自四面八方。就连参加今年比赛过半的尤文图斯队也建议我续订合同。算了吧，要适可而止。总不该等疲惫不堪的时候再放弃踢球。我已32岁，不能再多踢了。除了世界杯外，我已获得全部的奖杯、一切的荣誉。对我的观众、对我的朋友，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我的才能已充分表现出来。

再过些时候，人们会在百科全书中读到：“米舍尔·普拉

蒂尼，195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默尔特—摩泽尔省热夫市，母亲安娜，父亲阿尔多，妻子克里丝黛尔，儿子洛朗，女儿玛丽娜。本人身高1.79米，体重73公斤，系职业足球运动员，曾在如下俱乐部踢球：1966年—1972年热夫队，1972年—1979年南锡—洛林队，1979年—1982年圣艾蒂安队，1982年—1987年意大利都灵的尤文图斯队。他曾72次参加法国国家队，夺得过1984年欧洲锦标赛冠军、1985年洲际杯赛冠军、1985年欧洲俱乐部冠军、1984年欧洲足联杯冠军、1984年超级欧洲杯赛冠军、1985年洲际俱乐部杯赛冠军、1981年法国甲级队联赛冠军、1978年法国杯赛冠军、1984年与1986年意大利甲级队联赛冠军、1983年意大利杯赛冠军、1983、1984及1985年欧洲金球奖杯及1983、1984及1985年‘11人金奖杯’。他共参加过649次职业比赛，进球353个。他也是实业家，掌管‘圣西普里安’综合体育设施，‘10号普拉蒂尼’公司等，还在汤姆逊公司及电视一台拥有股份。”

自1985年9月10日起我的名字开始写入小拉鲁斯字典。法语字典“利特雷”1988年版也有记叙。如果让我表述对“利特雷”法语字典中有关我的条目的意见的话，那么，这就是：“1985年5月29日，在布鲁塞尔市海泽尔体育场，在欧洲冠军杯的决赛中，他利用罚点球机会踢进全场比赛唯一的一个球。自从这个悲惨的夜晚之后，他心中的一切都已破碎。”这就是我在告别的那个孤独的夜晚，一边在雨中驾车朝山坡走，一边自言自语说的话。一切已经完结，这一页要翻过去。我的身体已吃够了苦，我的头脑也已跟不上。海泽尔的悲剧和38名死者的幽灵不停地萦绕着我，使我更加疲惫。事情已过去两年，当时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两年后终

于明白。

我能成为现在这样，是因为过去曾拼命地干过、顽强地工作过。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随梅斯队员一起检查身体，人家测量我的肺活量，我竟然昏厥过去。这说明我并非是生就的运动员。恰恰相反，我必须去学会跑、学会锻炼肌肉，然后去学会防守、学会铲球，再学会进球。这样，才终于成了赫赫有名的尤文图斯队的一员干将。

眼前，城市的景象在慢慢消失。我已经临近皮诺托利奈路旁的住宅区。这是一个无限凄凉的夜晚。我想起过去，想起从前的尤文图斯队，想起我与1982年世界足球锦标赛中那些球魔们并肩踢球的情景：他们是佐夫、卡布里尼、让蒂、塔尔戴利、贝泰加，还有皮埃蒙特的宠儿罗西和波兰的王牌博涅克。他们都走了，不是去为别的队效劳，就是彻底退出了球坛。我成了这个俱乐部鼎盛时代的最后残余。

夜幕降临，为城市笼罩上阴郁的气氛。

首次成为职业队员

我的生命是从1973年5月2日、即我17岁零316天的时候开始的。那天是星期六。南锡市马尔塞尔·皮科体育场正聚集着上万洛林人，他们要把今晚变成“盛大的晚会”。人流急促地走着，都想在仪式前赶到。将举行比赛的方形草坪像磁石般吸引着人群，他们只有一个口号“南锡队，加油！”这是他们的共同期望。

我的南锡—洛林队队友都在我周围，这里包括有谢雷兄弟俩、费尔当、比尔拉和马利奥等，全是一伙孩子，好像出自一个模子。多数人是在这个队的少年班里结识的。我们受到重点培养，在各种气候与场地上训练。有时，我还受到个别训练。到星期日，我们与元老队在洛林地区做巡回比赛。我们穿着带红色镶边的白色球衣。那是仿效成人队的衣着，也学着美国冰球队的样式设计的，以便给人好的印象。这是一批未来的职业球员在为本区的球迷们表演。他们只不过在见习，还谈不上获取荣誉。

这种打着俱乐部旗号进行的表演总是费力不讨好。观众不满，对手不满，裁判不满。你取胜了，还得受到当地人责

备。这已成为惯例，人们也当成家常便饭。俱乐部的每个后备队都有过这类星期日的遭遇。原因就是报纸上大肆宣传的球星不出来，靠见习球员去顶替。他们哪有那样的水平！所以遭到敌视。利物浦队、马德里的雷阿尔队、都灵的尤文图斯队、圣艾蒂安队或者慕尼黑的巴耶尔队，它们的青年队员都经受比这更为严峻的考验，以便快速培养出未来的冠军。

在这类乡间的简易比赛中可以学会顽强拼搏、任劳任怨。与对手放开踢，能够学到自觉执行纪律。通过判罚犯规动作，可以学到团结友爱。在这类比赛中，大伙用亲昵的名字相互称呼，队里的人成了真心的朋友。

但是，今天晚上我不是来表演，我是在南锡市体育场的强光灯下进行比赛，这对我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我穿着职业球员的球衣。那些老队员当中有弗谢，是南特队的老守门员；有勒麦雷，也是南特队员，曾获法国冠军；有维克，人们称他为公正人，因为他后来改当律师；有埃尔贝特，年轻的老队员；有弗洛莱斯，也是老队员，是曾获洲际杯冠军的一位乌拉圭人；还有卡斯特罗诺沃，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南美入；再加上我。

我早早来到这里，装出挺轻松的样子。在里面左侧靠近暖气的地方找了个地方，从提包里取出鞋、典礼衫、带红边的白色长统袜和有红色V形领的白短袖运动衫，上面还印着一家照像器材商店的兰色广告。我们教练雷丹是个身材矮胖结实的人，黑发棕皮肤，总像个垂涎晋级的下级军官的样子。自从我被他征召以后，他从不宽容我。背后大家都叫他“塔里”。这个人性格内向、脾气倔强，他看不惯像我这样情感外露的人。

他倒不是真的严厉，而是喜欢那些卖力气、但不一定真

的踢得好的人。至少在强化训练那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看他。那时，要在阿伊森林里没完没了地做“临战跑动”，大家都勉强应付。我在他安排的体力训练中，流了大量的汗水，但是那一段总算过去。

今晚，雷丹如同往常一样，没有更多地关照我。我本希望他能给我个别做些指导，就像下课后的课外辅导一样。我有权要求给予简要的指点。

库尼是我们俱乐部主席，是一位活跃的热心肠的人。他留着胡须，带着黑边眼镜，两只小眼炯炯有神。在更衣室里他有秩序地调动着一切，密切注意时间的安排，有时急得直冒火。他走来走去，还不时登上场地，观察体育场里的气氛及群众情绪。他与巴黎来的记者、与裁判、与代表们交谈，然后又走回来看我们。过一会又出去，再回来。这回他满怀兴奋与激动，放开金属般的嗓子对我们说：“好吧，小伙子们，要踢赢！必须赢！”接着，他朝着我：“加油，普拉蒂尼！上场了，你不害怕吧？”

20点28分，水泥屋顶下响起一声刺耳的笛声。大家都条件反射似地拥向大门。我最后一个走出，差点独自留下。球鞋在石板上格格作响，如同马蹄上的铁掌声。在通道里，我们排成两行。我们几个人站在左侧，由带着臂章的队长打头，其他人在右侧。老队员们都相互漫不经心地握了一下手，我悠闲地在后面跟着。

瞧，我第一次真的想到了我们的对手。这是尼姆的奥林匹克队，是参加法国全国甲级队联赛的老手。他们的教练菲鲁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尔及利亚人，瘸腿，脸孔呈赤褐色，秃顶，像个印度长官。他指挥着这支铁脚板的突击队，把它变成一部真正的作战机器。场上，这支队伍由梅吉率领，他是

一位漂亮的队长。法国各个强队，从马赛队、圣艾蒂安队到南特队以及早些年兰斯队都曾在尼姆市体育场被无情地挫败过。这个队出征时也过关斩将，其防守如同一道闸门，严密地挡住对方的进攻。

这一天我正好穿9号衣服，踢中锋。我的位置在最前头，最为暴露。我眼睛盯着对方的后卫。他们年龄平均约30岁，身体壮实，胡子也不刮。我则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在场上，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支羊。

观众不停地喊着：“南—锡！”有时变个样子，喊：“加油！南—锡！”有一万人在一起，声音可真不小。几声爆竹响了，还放了两、三个孟加拉红色彩花，倒挺好看。

我走向中场。20点30分正式开球。我离球不过10米来远。我在裁判旁边穿过。他的名字很怪，叫“马山”，个子不高，秃头。我心想，面对尼姆奥林匹克队这些彪形大汉，他该如何使他们俯首听命？依我看，他很难对付他们。我想起在电视里看到的为摔跤比赛进行裁判的受控制的裁判员，他们总是按摔跤场外“强人”的安排去裁决。

我正想着，球到了我脚下，我处理得相当迅速、果断。观众为我这一脚鼓起掌。多好啊！我立即壮起胆子。我试着带球，又成功了。再试，丢了球。我坚持下去，去抢、去拼。后来我被冷漠地换下场，不说理由还痛骂我一顿，说我是“蠢家伙”……。我站在那里，抬着头，我在受罚。这是我在强队的圈子里第一次受敲打。

时间在不停地过去。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球赛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节奏。左侧，南锡队积极防卫，想挡住对方。而在右侧，对方如同乌龟一样龟缩到最后20米的防区，10来个红衣队员在消极防守，活像阿斯德利斯童话中

的古罗马军国士兵一样。

我们向尼姆队的一次次攻击也未能奏效。突然间，出现一个空档。我仍然模糊地记着那个场面。我看到沃尔特拉吉举起双手成 V 字，守门员奥尔兰地尼则伸手去取那个落入网中的球。我队以 1 比 0 领先，快要能绕场一周庆祝胜利了……。

可是，快到 60 分时，幻想破灭了，尼姆队的韦尔涅，跟我一样也是 9 号，把比分扳成平局。这位前法国队中锋的进球使我们丧了气。我们大概该抱憾终生了。突然，奇迹出现了。在临终场前 3 分钟，拉尼尼为我们赢得了胜利。

第一场比赛，第一次胜利。靠别人踢进的两个球，我进入职业队的第一场考试总算通过了。

当晚回家，在我爸爸阿尔多和我妈妈安娜面前，我表现得兴高采烈。这也不无道理。我的父母自然也这样期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对足球完全着了迷。我小的时候在热夫市把圣艾克斯街变成我的练武场、我最早的训练场地。每天晚上放学回来，我扔下书包，就找伙伴们一起踢球，还找各种借口多玩一会儿，直至精疲力竭时为止。我也常遇到麻烦，因为这伙人里我年纪最小，体质也最弱。说来也怪，我们本是个体育世家，父亲在我眼里是位足球高手，我有 3 个叔叔都打篮球，两个是国家 2 队队员，还有人登山……。

我的体质脆弱，身材又矮小，总得设法弥补一下。无疑，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掌握了高于我身体素质的技术。出于实际需要，也出于心理反应，我学会抢球、控制球、保护自己、避开冲击。我不断向自己提出挑战，随机应变。我设法去学会难以想象的技巧，比如我曾瞄准一棵树枝或一个立在本桩上的罐头盒对自己说：“你踢的球若碰上它，你明天的作

文或者数学考试就会顺利”。我经常能踢中目标。至于考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我的各项体育课程都很好，包括各种球类：手球、篮球（尽管个子不高）、当然还有足球。我父亲为之高兴。有了他，我很幸运。他是数学教员，但对我来说，他更是我的家庭足球教师。只要平日下午以及星期3、星期6、星期日有空，他都带我踢球，学习过人技术，既讲又练。我的许多事要归功于他。他鼓励我提高技术，帮我改善体质，强制我在跑动中加快速度，教我用脚接球，教我学会弹跳。他常朝我喊：“要抢到别人前头。”就这样，从热夫市的街头足球到假日里的海滩足球，我常常能使别人“扑空”，就像斗牛士用斗篷挑动力不从心的牛一样。通过这些，那个身材弱小的洛林人最终获得强健的体魄：1.79米高，72公斤重。

尽管我父亲是南锡—洛林俱乐部丙级队的领队，我的足球生涯却进展坎坷。首先，1969年选拔青年队员时，我在最后一轮被淘汰；洛林地区选拔区青年代表队时没有一次看中我，理由是块头太小。

但是我终于开始进行报复。我16岁时成了热夫青年队的主力。1971年1月我们队与梅斯队在本地区的康巴戴拉杯半决赛中相遇。梅斯队取胜呼声很高，但是面对我们这帮家伙，它惨遭失败。此事引起轰动。我也被市里的招聘人员看中。真倒霉！梅斯队的医生硬说我“心脏机能不全”而取消了我的资格。我没能把这位白衣先生递给我的气球吹起来……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本来是梅斯队的狂热崇拜者。这个队在孔潘的率领下雄心勃勃、攻势猛烈、出征法国各地连连得分，非常引人注目。梅斯队就是我的队，自从我对足球产生兴趣起，我就关注它的每场比赛。梅斯市也成了我的城